

关于元稹《郭钊等转勋制》的标点与编年

吴伟斌

(江苏古籍出版社,江苏 南京 310036)

摘 要:本文从元稹一篇文章的标点说起,阐述古籍整理中的诸多问题。

关键词:元稹文 标点 编年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853(2011)04-111-06

卞孝萱先生的《元稹年谱》(齐鲁书社 1980 年 6 月版)、杨军先生的《元稹集编年笺注》(三秦出版社,其中“诗歌卷”出版于 2002 年 6 月,“散文卷”出版于 2008 年 12 月)、周相录先生的《元稹年谱新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 11 月版)近年分别面世。然而认真拜读之后,觉得问题颇多,据我们不完全的统计,标点之误植,校勘之随意,编年之疏失,笺注之谬误,真可谓比比皆是,三书总计在三千处以上。今将所得所见,拟成拙稿若干,特意向学界时贤讨教,也请杨军、周相录先生不吝指正。下面仅就元稹《郭钊等转勋制》的标点与编年问题发表浅见。

《元稹集编年笺注·郭钊等转勋制》:

粤若十有二勋,以取亲贤,以诏劳旧,以稽秩序,以行庆赐。而刑部尚书兼司农卿郭钊,实我元舅,寅亮朕躬;传师洎肇,共司予言,发扬书命。俊貳教官,长财善物,澄居环尹。夜警昼巡,堪致厥政。时惟旧老,高阳而下五十有六人,分命内外,祇勤于理。越二月,发大号于天下,延宠庶官。锡尔崇勋,无替嘉命。

这篇短文共有六处标点不当,外加一个错字,另外还有一个分号与上下文的标点风格不相一致。这些错误大都沿袭了 1982 年 8 月中华书局出版的《元稹集·郭钊等转勋制》。我认为,这篇短文应标点如下:

粤若十有二勋,以取亲贤,以诏劳旧,以稽秩序,以行庆赐。而刑部尚书兼司农卿郭钊,实我元舅,寅亮朕躬。传师洎肇,共司予言,发扬书命。俊貳教官,长财善物。证居环尹,夜警昼巡。堪致厥政。时惟旧老。高阳而下五十有六人,分命内外,祇勤于理。越二月,发大号于天下,延宠庶官,锡尔崇勋,无替嘉命。

为了说明标点及其它有关问题,将这篇文章的文意疏理一番。

文题中的郭钊是郭子仪之孙,驸马都尉郭暖之子,唐穆宗之舅。穆宗即位前后,多所贡献。《旧唐书·郭钊传》:“(郭)钊伟姿仪,身长七尺,方口丰下,沉默寡言。母升平长公主,代宗朝钊为外孙,恩宠踰等,起家为太常寺奉礼郎。德宗朝,累官至太子右庶子。元和初,为左金吾卫大将军,充左街使。九年十一月,检校工部尚书,兼邠州刺史,充邠宁节度使。数岁,检校户部尚书,入为司农卿。钊,大勋之后,姻联戚里,而谦和接物,恭慎自持,居家临民,无骄怠之色,无奢侈之失,士君子重之。十五年正月,宪宗寝疾弥旬,诸中贵人秉权者欲议废立,纷纷未定。穆宗在东宫,心甚忧之,遣人问计于钊,钊曰:‘殿下身

为皇太子,但旦夕视膳,谨守以俟,又何虑乎?’迄今称钊得元舅之体。穆宗即位,册皇太后南内,推崇外氏,以钊兼司农卿。未几,检校户部尚书,充河阳三城怀节度使。岁中换河中尹、河中晋绛慈隰节度使。钊历践藩镇,以汾阳胄胤,材能选用,不独凭椒房之势,所莅简约不挠,其俗自理……(大和)四年,入为太常卿、检校司徒。十二月,在道卒,诏赠司徒。”

“转勋”是原来已有勋级,转赠更高级别的勋级。强至《代元给事谢加勳并食邑表》:“亲郊已事,洒泽均休,赐诏十行,转勋一级,赋益爱田之数,宠深维谷之忧。”王禹偁《三月二十七日偶作简仲咸》:“一未量移一转勋(时赦后予未量移,仲咸祗加骑都尉),貂冠羊胃总非真(予检校常侍,故云貂冠;仲咸骑都尉,故云羊胃)。”助勋助官的等级,勋官是授给有功官员的一种荣誉称号,没有实职。北周时本以奖励有功的战士,后渐及朝官,隋置上柱国至都督,凡十一等。初名散官,至唐始别称为勋官,定用上柱国、柱国、上大将军、大将军、上轻车都尉、轻车都尉、上骑都尉、骑都尉、骁骑尉、飞骑尉、云骑尉、武骑尉,凡十二等,起正二品,至从七品。韩愈《故金紫光禄大夫董公行状》:“阶累升为金紫光禄大夫,勋累升为上柱国。”欧阳修《皇从侄康州刺史高密侯墓志铭》:“居三岁,迁右监门卫将军,兼御史大夫,转勋上骑都尉,进爵子,加食邑三百户。”

“亲贤”是亲戚与贤臣。《文选·任昉〈齐竟陵文宣王行状〉》:“地尊礼绝,亲贤莫贰。”吕向注:“位居尊重之地,与百官礼仪隔绝,则亲戚贤臣皆无有二心也。”《南史·宋宗室及诸王传上论》:“自古帝王之兴,虽系之于历数,至于经启多难,莫不兼藉亲贤。”

“劳旧”是指有功的旧臣。元稹《故中书令赠太尉沂国公墓志铭》:“凡魏之废置,不关于有司者,悉罢,军司马已下,皆请命于廷,然后斩暴乱,叙劳旧,除僭异,弛禁闭,家家始以灯火相会聚,亲戚吉凶通吊问,出入无所诘。”《旧唐书·张九龄传》:“官爵者,天下之公器,德望为先,劳旧次焉!”

“秩序”指上下尊贵,依次有序。元稹《李拭可宗正卿韦虔度可殿中监制》:“睿宗而上,五十餘族,长幼秩序,尽委之于大宗正,苟非能贤,不敢轻授。”白居易《郑絪可吏部尚书制》:“天官太宰,秩序常尊。自昔迄今,冠诸卿首。非位望崇盛者,不可以处之。”

“庆赐”是指赏赐。《礼记·月令》:“(孟夏之月)庆赐遂行,无不欣说。”刘禹锡《代武中丞谢新茶表》:“恭承庆赐,跪启缄封。”此处是总述,自然应该句断。

“刑部尚书”是官名,《旧唐书·职官志》:“刑部尚书:正三品(隋初改都官尚书,又改为刑部,龙朔改为司刑太常伯,光宅改为秋官尚书,神龙复也)……尚书、侍郎之职,掌天下刑法及徒隶、勾覆、关禁之政令。其属有四:一曰刑部,二曰都官,三曰比部,四曰司门。总其职务,而行其制命。凡中外百司之事,由于所属,咸质正焉!”

“司农卿”也是官名,《旧唐书·职官志》:“司农寺(汉初治粟内史,景帝改为大农,武帝加司字。梁置十二卿,以署为寺,以官为卿。隋为司农卿,龙朔二年改为司稼卿,咸享复也)卿一员(从三品上),少卿二员(从四品上)。卿之职,掌邦国仓储委积之事,总上林、太仓、钩盾、导官四署与诸监之官属,谨其出纳。少卿为之贰。凡京百司官吏禄给及常料,皆仰给之。孟春藉田祭先农,则进耒耜。季冬藏冰,仲春颁冰,皆祭司寒。”

“元舅”即长舅。《诗·大雅·崧高》:“不显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宪。”《新唐书·郭钊传》:“宪宗寝疾,宦竖或妄议废立者,穆宗问计于钊,答曰:‘殿下为太子,当旦夕视膳,何外虑乎?’时称得元舅体。”

“寅亮”指恭敬信奉。《书·周官》:“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孔传:“敬信天地之教,以辅我一人之治。”班固《封燕然山铭》:“寅亮圣皇,登翼王室。”

“朕躬”是“我”,“我身”的意思,多用于天子自称。徐陵《封始兴王诏》:“今嗣王乖德,获罪慈训,永言主奠,宜自朕躬。”陆贽《奉天改元大赦制》:“朕晨兴夕惕,惟念前非,乃者公卿百寮,累抗章疏,猥以徽号加于朕躬,固辞不获,俯遂舆议。”以上是专门叙述郭钊的身份,褒扬郭钊的功绩,故此处应该句断。

“传师”即沈传师,元稹的制科同年,《旧唐书·沈传师传》:“传师擢进士,登制科乙第,授太子校书郎、鄆县尉,直史馆,转左拾遗、左补阙,并兼史职,迁司门员外郎知制诰,召充翰林学士,历司勋兵部郎

中 迁中书舍人……”

“洎”通“暨”和“与”。《书·无逸》：“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洎小人。”刘攽《宋故中大夫守光禄卿分司西京上柱国河东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三百户赐紫金鱼袋薛公神道碑》：“薛受始封，奚仲车正。汤归大坰，左相作命。历夏逮商，爰洎有周。”

“肇”即李肇，有《唐国史补》、《翰林志》传世。穆宗即位之时，在翰林学士之职。《旧唐书·穆宗纪》：“（元和）十五年正月庚子，宪宗崩。（闰正月）丙午，即皇帝位于太极殿东序。是日，召翰林学士段文昌、杜元颖、沈传师、李肇、侍读薛放、丁公着对于思政殿，并赐金紫。”

“共司予言”意谓李肇与沈传师一起在翰林学士之任，起草诏诰。司是主管，职掌。韩愈《祭虞部张员外文》：“分司宪台，风纪由振。”陆游《春残》：“庸医司性命，俗子议文章。”

“发扬”即宣布、宣扬之意。《汉书·薛宣传》：“（王莽）发扬其罪，使使者以太皇太后诏赐主药。”韩愈《贺册尊号表》：“乃以新秋首序，令月吉辰，发扬鸿休，膺受显册。”

“书命”即书写诏书、命令。刘禹锡《代郡开国公王氏先庙碑》：“厥后三典书命，再参内廷。”王禹偁《寓直偶题》：“两朝书命愧无才，漫逐词臣侍玉阶。”以上是阐述沈传师和李肇的功绩，故此处也应该句断。

“倭”即崔倭。《旧唐书·宪宗纪》：“（元和）十五年春正月甲戌朔……壬午，以前湖南观察使崔倭权知户部侍郎判度支。”《旧唐书·穆宗纪》：“（长庆元年）冬十月甲子朔……己丑，以户部侍郎判度支崔倭为工部尚书判度支。”

“貳”即副手，副职。《国语·晋语》：“夫太子，君之貳也。”韦昭注：“貳，副也。”《三国志·蜀志·廖立传》：“立本意，自谓才名宜为诸葛亮之貳，而更游散在李严等下，常怀怏怏。”

“教官”是掌教化的官员。《周礼·地官·司徒》：“乃立地官司徒，使帅其属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扰邦国。教官之属，大司徒卿一人，小司徒中大夫二人。”贾公彦疏：“自此以下至藁人，总六十官，皆是教官之属。”

“长财”犹善于管理，使财富不断增长。《周官义疏》卷六：“凡失财用物辟名与足用长财善物者，诏冢宰诛赏之，以司会诸官会计得其实耳！”王安石《周官新义》卷一：“凡失财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诏冢宰而诛之，其足用长财善物者赏之。”

“善物”谓能使兽畜繁盛、器具精良。《周礼·天官·宰夫》：“其足用长财善物者赏之。”郑玄注：“物，畜兽也。”孙诒让正义：“云‘物，畜兽也’者，谓庖人六畜六兽之属，若牛马之等，亦动物之种别也……当通该动植器械之属，凡周于民之食用者皆是，不徒畜兽也。”张扩《提举两浙市舶到任谢表》：“虽惭无济剧拨繁之材，见称能吏，犹可举长财善物之令，申戒攸司。”崔倭当时任职户部侍郎判度支，故言。以上是单独叙述崔倭的勋劳，故此处也应该句断。

“证”即胡证，曾任职金吾大将军。《旧唐书·胡证传》：“胡证，字启中，河东人……元和四年由侍御史历左司员外郎、长安县令、户部郎中……十三年征为金吾大将军，依前兼御史大夫。十四年充京西北巡边使，访其利害以闻。长庆元年太和公主出降回纥，诏以本官检校工部尚书，充和亲使。”元稹本人即有《胡证等加阶制》可证此事。

“环尹”即“环列之尹”，皇宫警卫官。《左传·文公元年》：“穆王立，以其为太子之室，与潘崇使为大师，且掌环列之尹。”杜预注：“环列之尹，宫卫之官，列兵而环王宫。”后亦省作“环尹”。元稹《授杨元卿泾原节度使制》：“自居环尹，益茂勋勤。”苏轼《除苗授殿前副都指挥使制》：“出总元戎，作先声于士气；入为环尹，寓军政于国容。”胡证曾经任职“金吾大将军”，而金吾大将军就是“环列之尹，宫卫之官”，职责就是昼巡夜警。

“金吾”是古官名，负责皇帝大臣警卫、仪仗以及徼循京师、掌管治安的武职官员。其名称、体制、权限历代多有不同。汉代有执金吾，唐宋及以后有金吾卫、金吾将军、金吾校尉等。《汉书·百官公卿表》：“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师，有两丞、侯、司马、千人。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执金吾’。”颜师古注：“应

劭曰‘吾者，御也，掌执金革以御非常。’金吾，鸟名也，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职主先导，以御非常。故执此鸟之象，因以名官。”白居易《东南行一百韵》：“醉曾冲宰相，骄不揖金吾。”

“夜警”即夜间警戒。《新唐书·仪卫志》：“伶工谓夜警为严，凡大驾严，夜警十二曲，中警三曲，五更严三遍。”吴融《无题》：“鵙鵙夜警池塘冷，蝙蝠昼飞楼阁空。”

“昼巡”即白天巡逻。李邕《赠安州都督王仁忠神道碑》：“除左千牛卫将军，昼巡……”封敖《授李执方陈许节度使卢弘宣易定节度使制》：“或执金吾而勤昼巡夜警之绩，或尹京兆而着擒奸擒伏之名。辇毂之下，风棱甚举，人有畏矣。”《元稹集编年笺注》承《元稹集》元误，“证居环尹”作“證居环尹”，不知“证”是胡证之名。在古代汉语中，“证”与“證”虽然有通用之义项，但仍然有不少不能通用的义项，尤其用作人名之时，更无法通融。《元稹集编年笺注》在诸多版本都毫无例外作“证”的情况下，竟然擅自为胡证改名胡證，不知已在地的胡证能否同意？《元稹集编年笺注》还强行解读“崔俊曾任凤翔尹、河南尹，一在西，一在东，故云。”《旧唐书·穆宗纪》：“（长庆）二年春正月癸巳朔……甲寅，以工部尚书、度支崔俊检校礼部尚书、兼凤翔尹、充凤翔陇节度使……（长庆二年）三月壬辰朔……戊午……以凤翔节度使崔俊为河南尹。”我们以为，就算这种“解读”能够说通，但时间上仍然先后混淆。“崔俊曾任凤翔尹、河南尹”不假，但时间已经在本文撰写的长庆元年正月三日之后的长庆二年之初，元稹已经先后解翰林承旨学士、工部侍郎之职，这时正在宰相任上。长庆元年的元稹岂能未卜先知，预知一年之后才发生的事情？以上是胡证的功绩，故此处也应该句断。

“堪”即裴堪，宪宗朝、穆宗朝老臣之一，历职谏议大夫、同州防御使、河西观察使等职。元稹《裴堪授工部尚书致仕制》：“敕《书》曰‘冲子嗣，则无遗寿考。’朕以眇末，宪章祖宗。是用锡于邦伯庶尹，至于旧有位人。式示知恩，以期于理。而裴堪等奉事先帝，无非旧老。更历中外，备有典刑。以疾以年，皆致厥政。遗名自遂，勇退推高。并沐新恩，例升荣级。裨朕厥德，犹俟安车。可依前件。”

“旧老”即资历很深的老臣，年纪很大的老人。白居易《重到渭上旧居》：“因惊成人者，尽是旧童孺。试问旧老人，半为绕村墓。”李德裕《故赠越州都督徐有功》：“右当天后革命之初，宗室英贤、将相旧老忠于国者，相继受诛……”《元稹集编年笺注》对“堪致厥政，时惟旧老”两句错误分属上下之句，存在不该有的错误。而且对两句不作任何笺注，“俊贰教官，长财善物。证居环尹，夜警昼巡。堪致厥政，时惟旧老”六句，本来应该两句一句断，分别叙述崔俊、胡证、裴堪三人的功劳，后面“高阳而下五十有六人，分命内外，祇勤于理”则是表述“高阳”等五十六人的辛劳，而《编年笺注》却是“俊贰教官，长财善物，证居环尹。夜警昼巡，堪致厥政。时惟旧老，高阳而下五十有六人，分命内外，祇勤于理。”如此看来，在此处根本没有读懂本文。

“高阳”也是人名，是参与当时巡逻皇宫的五十六人之首领，其余不详。

“分命”即命令，任命。陆机《辩亡论》：“分命锐师五千。”皇甫曾《送和西蕃使》：“白简初分命，黄金已在腰。”

“内外”指皇后六宫和朝廷卿大夫。《周礼·天官·内竖》：“内竖掌内外之通令。”郑玄注“内，后六宫；外，卿大夫也。”《北史·魏明元密皇后杜氏传》：“太后训厘内外，甚有声称。”

“祇勤”为敬慎勤劳。《后汉书·黄香传》：“香亦祇勤物务，忧公如家。”《旧唐书·德宗纪》：“小大之务，莫不祇勤。”以上是一并叙述以高阳为首的众多皇宫警卫人员的辛劳，此处自然应该句断。

“越二月”两句，事见《资治通鉴》卷二四一：“初，左军中尉吐突承璀谋立澧王恽为太子，上不许。及上寝疾，承璀谋尚未息，太子闻而忧之，密遣人问计于司农卿郭钊。钊曰：‘殿下但尽孝谨以俟之，勿恤其它！’钊，太子之舅也。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获罪有死者，人人自危。庚子，暴崩于中和殿，时人皆言内常侍陈弘志弑逆，其党类讳之，不敢讨贼，但云药发，外人莫能明也。中尉梁守谦与诸宦官马进潭、刘承偕、韦元素、王守澄等共立太子，杀吐突承璀及澧王恽。赐左右神策军士钱人五十缗，六军、威远人三十缗，左右金吾人十五缗。闰月丙午，穆宗即位于太极殿东序。”所谓的“越二月”，唐穆宗登位在元和十五年闰正月初三，倒推二个月，知唐穆宗问计于郭钊之时应该在元和十四年十一月，说明

吐突承璀的阴谋一直未息,李恒的忧虑一直存在,问计于郭钊之事应该在唐宪宗病重之前,或者“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获罪有死者,人人自危”的状况应该早就开始,并不是到了元和十五年正月才突然发生,《资治通鉴》的时间叙述存在一定的误差。

“大号”是国号、帝号、年号。《陈书·高祖纪》:“大同之末,边政不修,李贲狂迷,窃我交爱,敢称大号,骄恣甚于尉他。”刘知幾《史通·本纪》:“夫位终北面,一概人臣,僥追加大号,止入传限。”

“天下”是全国。王昌龄《塞下曲四首》三:“奉诏甘泉宫,总征天下兵。朝廷备礼出,郡国豫郊迎。”陶翰《经杀子谷》:“扶苏秦帝子,举代称其贤。百万犹在握,可争天下权。”

“延”即延续、延长、伸长。《左传·成公十三年》:“君亦悔祸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献穆。”陆机《长歌行》:“兹物苟难停,吾寿安得延!”

“庶官”就是百官,多指一般官员。《书·周官》:“推贤让能,庶官乃和。”曹植《与杨德祖书》:“采庶官之实录,辨时俗之得失。”

“锡”即赐予。《诗·大雅·崧高》:“既成藐藐,王锡申伯:四牡蹻蹻,钩膺濯濯。”郑玄笺:“召公营位,筑之已成,以形貌告于王,王乃赐申伯。”陆游《过张王行庙》:“善人锡之福,奸伪亦击汝。”

“崇勋”就是珍贵的勋位。杜甫《诸将五首·故司徒李公光弼》:“异王册崇勋,小敌信所怯。拥兵镇汴河,千里初受贴。”李华《故相国兵部尚书梁国公李岷传》:“夫人某,官某之女,以才淑礼法闻于邦族,公为茂德崇勋之后。”

“无替”即不废、无尽。《北史·羊祉传》:“诏册褒美,无替伦望。”李频《长安书怀投知己》:“与善应无替,垂恩本有终。”

“嘉命”称朝廷授官赐爵的敕命。江淹《杂体诗·陆平原羁宦》:“储后降嘉命,恩纪被微身。”韩愈《除崔群户部侍郎制》:“择才均赋,自古尤难。往慎乃司,以服嘉命。”以上大多是制诰结束时常用的套语,应该作为一个句断。

关于元稹这篇制诰的编年,《元稹年谱》、《元稹集编年笺注》、《元稹年谱新编》也存在错误。《元稹年谱》编年于元和十五年,理由是“《制》称郭钊为‘刑部尚书兼司农卿’。据《旧唐书·穆宗纪》,元和十五年三月乙丑郭钊始为此官。《制》当撰于三月乙丑以后。”《元稹集编年笺注》编年“此《制》有‘越二月,发大号于天下,延宠庶官’,当指穆宗即位事。郭钊转勋,本乎《穆宗即位赦》相关条文,时在元和十五年(八二〇)二月。元稹时在祠部员外郎试知制诰任。”《元稹年谱新编》编年“制称郭钊为‘刑部尚书兼司农卿’,又云‘传师洎肇,共司予言……越二月,发大号于天下,延宠庶官,锡尔崇勋,无替嘉命。’据《旧唐书·穆宗纪》云:‘(元和十五年三月)乙丑,以皇太后兄司农卿郭钊为刑部尚书兼司农卿。’‘发大号于天下’指元和十五年登基事,制当作于元和十五年三月乙丑后。”

我们认为,《元稹集编年笺注》将该文编年于元和十五年二月的意见肯定是无法接受的,“元稹时在祠部员外郎试知制诰任”云云也是不对的;而《元稹年谱》、《元稹年谱新编》的编年意见同样也是错误的,因为“元和十五年三月乙丑后”的时间概念表明只是不包含“三月乙丑”之前岁月的“元和十五年”九个多月的时间,它并没有包含长庆元年在内。至于“发大号于天下”云云,元稹本文应该指长庆元年的改元长庆庆典,并非元和十五年的登位庆典,以此作为编年本文于元和十五年的理由是不合适的。

据现有史料,穆宗朝初期共有三次庆典活动:即元和十五年二月五日的登位庆典、长庆元年正月三日的改元庆典以及长庆元年七月十八日的上尊号庆典。三次庆典都有诏书,都有大赦天下、百官晋爵加官的类似条文,据此似乎很难取舍。但本文仍然不难编年,因为郭钊的身份揭示了本文的撰作时间。本文云“刑部尚书兼司农卿郭钊……”《旧唐书·穆宗纪》云:“(元和十五年三月)乙丑,以皇太后兄司农卿郭钊为刑部尚书兼司农卿。”元和十五年三月“乙丑”之后郭钊才获得“刑部尚书兼司农卿”的身份,故元和十五年二月五日的登位庆典可以排除。《旧唐书·穆宗纪》又云“长庆元年正月己亥朔……辛丑,祀昊天上帝于圆丘,即日还宫,御丹凤楼,大赦天下,改元长庆。内外文武及致仕官三品已上赐爵一级,四品已下加一阶,陪位白身人赐勋两转……癸卯,以河阳怀节度使田布为泾州刺史、充四镇北庭行营

原节度使;以刑部尚书兼司农卿郭钊检校户部尚书、怀州刺史、充河阳三城怀节度使。”据“正月己亥朔”推算,“辛丑”应该是正月三日,“癸卯”应该是正月五日,如此,以“刑部尚书兼司农卿”身份出现的郭钊,不可能在长庆元年“壬子”亦即七月十八日的上尊号庆典中受到“转勋”的赏赐,但他还是赶上了长庆元年正月初三的改元庆典,得到“内外文武及致仕官三品已上赐爵一级”的机会。据此,本文应该撰作于长庆元年正月初三当日或其前一二日之内,地点在长安,元稹时任祠部郎中知制诰之职。

关于元稹本文的编年,我们还想再说几句感慨。《元稹年谱》的著者面对郭钊“刑部尚书兼司农卿”身份,根据唐穆宗朝三次庆典活动的时间,结合《旧唐书·穆宗纪》元和十五年三月以及长庆元年正月五日的两条记载,本应得出正确的编年结论,但不知何故编年于元和十五年“三月乙丑以后”。《元稹集编年笺注》和《元稹年谱新编》的两位著者,在未作任何考证的情况下,照搬《元稹年谱》的错误结论,成了以讹传讹。

责任编辑:启煜

On the Punctuation and the Chronicle's Date of Yuan Zhen's Imperial Edict Ennobling Guo Zhao and Others

Wu weibin

Abstract: Starting from the issue of punctuation and the chronicle's date of one of Yuan Zhen's article in his anthology, this paper discusses many problems in editing and publishing of ancient writings.

Key words: Yuan Zhen's essay; punctuation; chronicle

“唐圭璋先生诞辰 110 周年纪念暨词学研究国际研讨会”纪要

2011 年 11 月 15—17 日,“唐圭璋先生诞辰 110 周年纪念暨词学研究国际研讨会”在南京隆重举行。会议由中国韵文学会、中国词学研究会联合主办,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承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苏州大学等多所国内著名高校以及美国、韩国和港澳台地区的 200 多名词学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会议开幕式由南师大古籍所所长钟振振教授主持。南师大校长宋永忠教授代表学校领导和全体师生向出席会议的各位专家及学者表示热烈欢迎。他指出,唐先生曾任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顾问、中国韵文学会首任会长,是南师大百年校史上的一颗璀璨明星。唐先生的词学成就和人格风范,以及他在词籍整理方面集大成式的成果,是学术界的宝贵财富,值得珍惜。文学院院长朱晓进教授在欢迎辞中指出,南师大文学院在文学研究方面之所以具有较强的优势,就是得益于像唐圭璋这样一批老前辈学者们的努力和开拓。他们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和出色的学术成就,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唐棣棣老师在发言中表达了对先父唐圭璋的缅怀,并对与会的各位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开幕式之后,随即举行了“夏承焘词学奖”颁奖仪式,我校高峰教授和曹辛华教授荣获二等奖。

本次研讨会分为大会主题发言和学术研讨两部分。

在主题发言阶段,李昌集、张仲谋、张宏生、王伟勇教授先后主持,施议对、王筱芸、朱惠国、彭玉平等教授分别作了精彩的发言。学术研讨活动共分民国、金元明清、唐宋、综合等几个组,由专家报告,并作点评。与会专家的研究成果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缅怀、纪念唐圭璋先生;词学基础理论研究;唐宋以来(包括民国乃至当代)的词史研究;唐宋以来(包括民国乃至当代)的词学文献整理与研究;唐宋以来(包括民国乃至当代)的词派、作家与作品研究;以词学为中心的其他相关研究。

本次词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会有以下几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几乎囊括了国内外所有知名的词学研究专家,国内专家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扬忠、苏州大学教授杨海明、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黄震云、南京大学教授张宏生等,海外专家有美国加州大学教授艾朗诺、韩国梨花女子大学教授李钟振、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教授林玫仪、澳门大学教授施议对等。二是学术研讨与报告大量涉及了词学研究的新领域、新问题,诸如晚清词学研究、民国词学研究、当代词学研究等,展现了词学研究的新气象。三是大量青年才俊在学术讨论会中初露锋芒,他们思维活跃、眼界开阔,很好地继承和发扬了词学研究的学术传统。

(南师大文学院 孙文周整理)